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九

書

與章子厚叅政書二首

軾頓首再拜子厚叅政諫議執事去歲吳興謂當再獲接奉不意倉卒就逮遂以至今卽日不審台候何似軾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肯有一字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厚憂愛深切感嘆不可言也恭聞拜命與議大政士無賢不肖所共慶快然軾始見公長安則語相識云子厚竒偉絕世自是一代異人至於功名將相乃其餘



事方是時應軾者皆憮然今日不獨爲足下喜朝
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軾所以得罪其過
惡未易以一二數也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
戒反覆甚苦而軾強狠自用不以爲然及在囹圄
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聖主寬大復遣視息
人間若不改者軾真非人也來書所云若痛自追
悔往咎清時終不以一眚見廢此乃有才之人朝
廷所惜如軾正復洗濯瑕垢刻磨朽鈍亦當安所
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幾天地之仁不念
舊惡使保首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足矣軾昔年

粗亦受知於聖主使少循理安分豈有今日追思
所犯真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無異方
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窮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
定之日但有慚耳而公乃疑其再犯豈有此理哉
然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
無復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
又有以收恤之真與世俗異矣黃州僻陋多雨氣
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軾平
生未嘗作活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
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

日到此見寓僧舍布衣蔬食隨僧一餐差爲簡便
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祿廩相絕
恐年載間遂有饑寒之憂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謂
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爲之愁煎
乎初到一見太守自餘杜門不出閒居未免看書
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會見無期臨紙惘
然冀千萬以時爲國自重

又

子厚叅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遞中裁謝不審
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

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頻通
姓名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
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
又有闕溫秦平者皆猾賊往來沂兗間欲使人緝
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
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
而篤於兄弟常欲爲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
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效以刷門
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爲奏乞放免其弟棐願盡力
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棐相送出境云公

更留兩月。斐必有以自效。今已去。柰何。軾語斐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爲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斐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斐言不謬。方欲爲具。始末奏陳。斐所以盡力者。爲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如只是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斐又遣人至黃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鞫治得實。行法久矣。蒙

恩授殿直且錄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爲其弟以曩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矣然獨念愚夫小人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爲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間人驚勇如棐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卽作賊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歆艷捕告之利懲創爲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棐必在京師叅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

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棐也此事至微
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棐於軾本非所部吏
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今旣不可言於
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
能自已可否在公獨願秘其事毋使軾重得罪也
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
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產
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
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賴烏合之衆可
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

夫數十人持却刃槍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程棐事輒復及之秋冷伏冀爲國自重

與孫知損運使書

文安北城如涉無人之境其漸可虞廟堂已留意兵久驕惰自合警策之數年乃見效惟極邊弓箭社射生極得力虜所畏憚公必舊知之矣以數勾集一月村堡幾虛公私惴惴北賊亦多相時生心社人亦苦勾集勞費此出入守望與虜長技同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不憂其不閑習也宜與永

免冬教又當有以優異勸獎之已條上其事更月
餘可發此事行之邊臣無赫赫之功然經久實事
無如此者覘者多云可汗老疾欲傳雛雛爲人猜
忌好兵邊人盡知之此豈可不留意願公痛爲一
言心之精意所不能言上書豈能盡也虜亟浸德
澤久矣其勢亦未遽渝盟但恐雛兒驚恐其下必
有不忠貪功好利之人謀之必先使北賊小小盜
邊託爲不知若不折其萌芽徃於小利張而不已
必開邊隙備禦之策惟安養弓箭社及稍加優異
使當淬礪以待小寇策無良於此者矣所條上數

事亦甚穩帖不至張皇惟乞免人戶折變所費不多及立閑名目獎社人頭首又乞復回易收息時遣機宜僚屬費少錢糧就地頭賞其高强者耳

與劉宜翁使君書

軾頓首宜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竊惟尊體起居萬福軾久別因循不通問左右死罪死罪愚闇剛褊仕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朋友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謁之先生出於迫切深可憫笑古之學者不憚斷臂剗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而止則過矣軾齟齬好道本不欲婚

宦爲父兄所強一落世網不能自逭然未嘗一念
忘此心也今遠竄荒服負罪至重無復歸望杜門
屏居寢飯之外更無一事胸中廓然實無荆棘竊
謂可以受先生之道故託里人任德公親致此懇
古之至人本不恪惜道術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
不敢輕付之軾雖不肖竊自謂有受道之質三謹
令德公口陳其詳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哀之
想見聞此欣然拊掌盡發其秘也幸不惜辭費詳
作一書付德公以授程德孺表弟令專遣人至惠
州路遠難於往返咨問幸與軾盡載首尾勿留後

段以俟憤悱也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棗者亦
望不惜分惠迫切之誠真可憫笑矣夫心之精微
口不能盡而況書乎然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
難言之妙而軾亦眼中無障必能洞視不傳之意
也但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踵門北面握衣耳昔
葛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句嶠令先生儻有意乎嶠
南山水奇絕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嵐瘴可復談
笑一遊則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昨夜夢人爲作
易卦得大有上九及覺而占之乃郭景純爲許邁
筮有元吉自天祐之之語遽作此書庶幾似之其

東坡全集卷之四十九
餘非書所能盡惟祝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與朱鄂州書

軾啓近遞中奉書必達比日春寒起居何似昨日
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見過偶說一事聞之酸辛
爲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賢莫足告語故專遣此
人俗人區區了眼前事救過不暇豈有餘力及此
度外事乎天麟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
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
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
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有神山鄉

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
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
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
飲食全活者非一旣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其子
者輒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愛天性故在特牽
於習俗耳聞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
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
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
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
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準律故

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
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
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
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隣保家財克若客戶則及其
地主婦人懷孕經涉歲月隣保地主無不知者若
後殺之其勢足相舉覺容而不告使出賞固宜若
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
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賙
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
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

可勝計哉佛言殺生之罪以殺胎卵爲最重六畜
猶爾而況於人俗謂小兒病爲無辜此真可謂無
辜矣悼耄殺人猶不死況無罪而殺之乎公能生
之於萬死中其陰德十倍於雪活壯夫也昔王濬
爲巴郡太守巴人生子皆不舉濬嚴其科條寬其
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活者皆堪爲兵其
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之古之循吏如
此類者非一居今之世而有古循吏之風者非公
而誰此事特未知耳軾向在密州遇饑年民多棄
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以收